

新都市小说系列



不看别后悔

一个窝囊男人的窝囊事

不笑都不行

一幕笑料百出的新喜剧

卫嘴子

马超 著



新华出版社

新都市小说系列



卫嘴子

马超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卫嘴子 / 马超 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11-8731-7

I. 卫…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3727 号

卫 嘴 子

总 策 划: 胡 杨

责任编辑: 韩 刚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731-7

定 价: 25.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9559371

序言：让文字伴寂寞起舞

马超，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从小喜好读书，性格孤独沉郁。七岁的时候，来天津读书，后一直生活在天津。

马超步入文字世界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他嗜文字如命，就像他在自己博客上写的：当寂寞深入骨髓，文字将是我最好的舞者。马超不能一日不写，而文字也是他情感最好的宣泄方式。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待人真挚、诚恳。他的性格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行文不拘一格，语言朴实而不失生动，故事贴近生活是其主要特色。马超对文学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觉得当代文学作品不应墨守成规，而是应该求新、求变，以适应读者阅读品味的更迭。

因为对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马超一直想创作一部真实反应天津市民生活的作品，从而一改人们对“卫嘴子”近乎偏见的认识，让外地人了解真正天津人的生活，这也是《卫嘴子》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近些年出现在众多文学作品中的天津人几乎都是二流子、痞子等小人物形象，而天津作为十一五期间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天子渡口的深厚历史底蕴所孕育出的民风、民俗，以及天津人热情好客，勇于助人的特点却很少被涉及。于是从《卫嘴子》开始，马超的作品都是以天津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为背景，文中的角色也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而“胡同文化”、“市井文化”、“饮食文化”等具有天津独特风味儿的元素纷纷入文，也让作品承载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卫嘴子》是一部写实风格的小说，主人公刘文是在城市中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某男子，面容模糊，姿态暧昧，有着普通人的忠厚，也有着常人

的狡猾。他很希望做一个好男人,但总是有种种“不得已”的理由让自己随波逐流。这样一个男人,大难来时,他会紧紧握住你的手,但你不要指望他去化解危难。刘文老婆于萍身上有着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特有的无所适从,还有并不十分理直气壮的自私。他们成长在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总在变化的年代,在一次次的旋转中,他们试图控制,但又总是徒劳无功,茫然失措。而梅花则是与他们有着深深代沟的时尚女孩儿,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不为世俗所左右,是新一代女性的代表。

一次偶然出差的机会,让刘文终于找到了报复老婆的契机。经过整整一路激烈的思想斗争,入住宾馆的当晚他终于敲响了年轻漂亮的女同事梅花的房门。就在全身赤裸的两个人即将进入主题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回到天津之后,刘文在举国上下的下岗大潮中失去了工作,他开始走上了一个失业人员的自主创业之路。这条路注定充满着艰辛和层层阻碍。但他还是和梅花开了一间在天津很有影响力的煎饼果子店,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刘文终于成为有钱人。但是富裕之后的刘文却觉得原来有钱人的生活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于是他故弄玄虚地想尽各种办法,目的是让大家都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其间笑料百出,让读者在发笑中体会到穷人有穷人的乐趣,富人有富人的无奈。

这部作品以天津三绝之一的煎饼果子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通篇保持着作者行文幽默,笔触轻松的写作特点。一提到幽默,读者很自然就会想到搞笑、调侃。马超的作品在幽默中蕴涵着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和对现实弊端的无情揭露,使读者在笑过之后,总能引起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穷与富,乐与愁,辩证了千年,仍然没有人能说清它们之间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刘文没有寻找到答案,但也许,寻找的过程其实就是他想要的答案。

· 捉奸在床

津城在九月出现这样的天气真的是不多见，将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把马路晒得冒油，脚踩在上面都有软乎乎的感觉。这光景几乎没有人上街，几乎没有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如果有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再热也得出来。

刘文就是不得不出来的一个，他穿着一件已经有很多小洞的背心，下身是一条大裤衩子。脚下趿拉着一双脚底已经快断裂的破拖鞋，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嘟囔，在心里把老婆骂了个狗血喷头。他是被老婆派出来给丈母娘送午饭的，虽然刘文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不去，但是看到老婆脸上那颤颤巍巍的横肉，他也就只能把想说的话都咽回去。等他到的时候，丈母娘早吃完了。刘文就在送饭的当儿，在海河边看了一会儿清淤船在河里清淤，还被河对面一对在长椅上亲热的小男女占用了十几分钟时间。

丈母娘的脸耷拉着，他全当没看见。

刘文刚认识老婆于萍的时候，她还是一个身材不错的女人。刚结婚那会儿，刘文每天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趴在老婆身上，即使什么都不做。可是自从生了儿子刘小贵以后，于萍就开始横向发展。刘文每次在她身上的时候就想到那个因为肥胖而出名的演员，人家好歹还有名气啊。后来刘文干脆就把夫妻之间的事儿当做老天对自己的惩罚，每次同房都认为是在给自己造的孽还债。

路两边的树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知了没命地吱吱叫着。刘文突然就想到自己腿间的玩意，也已经无精打采很长时间了。其实有时他也有本能的冲动，但只要一想到老婆那身肉，马上就六根清静了。

“妈的，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是他经常问自己的话，但是他一直就给不出自己一个准确的答案。虽说脑子里时不时会有些暧昧的想法，但他是典型的色大胆小，最多也就是在思想上出出轨。

刘文脸上的汗说不出是在淌还是在流，他的手就像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器，频率越来越快地抹着额头，眼前已经冒起金星了。“妈的。”这

已经不是第一声了。于萍家里所有的女人，包括那条母的京巴狗都被刘文在嘴里骂了几个来回。终于快到自己家小店的时候，他不敢再嘟囔，生怕不小心被老婆听见。

小店是于萍做主开的，就是卖些油盐酱醋什么的日常用品。虽然面积不大，但于萍还是摆上了一张单人床。不管生意好坏，她都要午睡一会儿。有时来劲儿，又赶上刘文在，就将门帘一撂，把他推到床上云雨一番。

刘文已经被晒晕了，他看见小店的门帘已经撂下来，心想老婆准是又和自己来劲儿呢。他在门口还听见于萍那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的声音，他想自己准是又在她身下遭罪呢。刘文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完全分离，推门进去的时候果然老婆赤裸着肥胖的身子正忙活着呢。刘文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反应，这反应让他清醒过来。自己明明在这儿站着呢，老婆下边的男人是谁？

刘文显然被眼前的情形惊了一跳，身子晃了晃差点儿没摔倒。

“妈的，奸夫淫妇，还不给我住……”这是刘文想喊的话，但是只是嘴张了张，并没有发出声音。也许是有点声儿，但被老婆那高昂而且兴奋的叫声给掩盖了。

还是于萍身下的男人最先发现的刘文，但他并没有慌乱。他慢条斯理地站起来，不紧不慢地整理好衣服，然后走到还在发晕的刘文面前，就那么注视着他，说：“刘文儿，我叫彭大爷，别他妈的屈死不知道告谁。彭九，就是搞你老婆的人，在你家的床上。”于萍有些尴尬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受辱，她恨不能刘文立马儿和彭九拼命，但是没有。等彭九溜达着走远了，刘文才打起精神破口大骂：“彭九，我操你十八代祖宗。”声音够大，但彭九肯定是听不见，只有他老婆能听见。于萍本来还有些嘀咕呢，看到刘文的表現反而变得坦然，心里说：“你个天生的王八头，活该。”

转天气消了，刘文作出一项重大的决定，而且是第一次擅自做主没和老婆商量。他把小卖部的床拆了，如果不是自己还要睡觉，他想连家里的床都要一起拆。于萍看见他发疯一样的用斧子把床劈开，然后拉到街上，没敢吱声。刘文把木制的床一点点儿的都劈成小块，就是用来引火的劈柴块大小。正劈着，彭九从路边的厕所出来。他系好裤子，还用手揉搓了几下腿间的东西，然后径直往这边走过来。刘文瞅见他，赶紧把眼神避开。

“刘文儿，你他妈这是干嘛呢？这么热的天不好好歇着，找死啊你？”说着彭九蹲在刘文的身边。

“我劈些柴，等冬天引火用。”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他搞了彭九的老婆，

怕他报复自己一样。彭九笑呵呵地和于萍打情骂俏地聊了一会儿，然后就趾高气扬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刘文暗自咬牙，恨不能彭九变成一个果仁儿，把他嚼碎了吐到地上，然后再用脚踹上几下才解气。

· 和美女出差

刘文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其间有三个煎饼果子摊，但是他老婆说了，就要吃马路边厕所旁那个摊儿的。远是远点儿，但是味儿正啊。那面酱、酱豆腐还有辣椒，都不是别的摊儿能比的。刘文嘴里还在嘟囔着：“挨着厕所，能有什么好味儿？这个骚娘们，就会折腾人。”

于萍已经在床上和他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和别的男人胡来。后来查找原因，也是因为刘文老满足不了她。刘文赤裸裸地检讨了自己，在老婆肉球一样的身体上辛勤地工作了几天。

回去的路上刘文突然想撒尿，就一只手举着煎饼果子走进厕所，另外的一只手去解裤子。刚掏出来尿了一半，突然感觉口袋里过电一样震动起来，甩得满世界都是尿，煎饼果子上也沾了一些。好半天刘文才想起是来电话了，于萍最烦他的手机响，他就干脆调成了震动。很少有人打电话给他的，但是就是在这很少的人中还有一个女人，老婆之外的女人，并不属于他的但是很漂亮的一个女人。

刘文一边往外走一边掏电话，还真的是那个唯一的、漂亮的女人打来的。

女人的名字很好听，叫梅花。不是花名也不是艺名，就是姓梅叫花。梅花人长得也像梅花一样好看，这样好看的女人就和刘文在一个办公室。这是刘文这几年的人生中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也是唯一让他能在单位挺起胸膛的资本。单位的人一般提起他的时候不说刘文，也不叫他小刘或是老刘，都说“和梅花在一屋的那人儿”，说的時候，都是用羡慕的口气。

电话里只有三句话：一，刘师傅吧，我是梅花。二，你干吗呢？三，厂长叫你来单位一趟。刘文还想说什么来着，但就在他想着第二个问题是回答买早点还是上厕所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断了。

路上刘文还买了一包恒大牌香烟，现在只是很少人抽这个烟。他选择这个烟主要就是因为便宜。每当有人劝说他换换牌子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知道嘛，我抽恒大就是为了支持咱天津的民族企业。”

回到家，于萍吃着带尿骚味的煎饼还一个劲儿地夸：“刘文儿，人家这煎饼果子，就是味儿正。”

刘文心想：“再弄上点屎汤子，味儿就更正了。”

于萍最近很是郁闷，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虽然她也清楚凭借自己的相貌很难吸引男人的目光，但是还是有些人会对自己身上的肥肉感兴趣的，当然不包括刘文。她也知道这些人在她这里就是发泄，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因素。所以她一直很小心，怕奸情一旦被刘文发现不好收拾。那天和彭九在一起其实是早有预谋的，她故意支刘文去送饭，然后就把彭九招来了。但是没想到彭九一开始就没个完，弄得她都没脾气了。等被刘文撞见，她多少还是有些顾忌。彭九是天天混日子的那种人，整天在家门口儿晃荡。从他有资格进监狱开始，在里面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外面。这次也是刚出来时间不长，所以于萍并不敢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他身上。

刘文蹬上自己的破自行车，晃悠悠地来到单位。在门口和传达室的肖姐臭贫了几句，也就是说些牢骚话，然后直接去了厂长办公室。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把领导当嘛的，原因就是 he 没什么想法。要说也不是不想，而是知道想也没有用。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和主管领导有着或远或近、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想靠也靠不上，又没有富余钱送礼，所以干脆就表现出一股不思进取的态度。

厂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沙发上坐着，一边看报纸一边喝水，翘着的二郎腿还一个劲儿地晃悠。听见有人敲门他也没有改变一下自己的姿势，说：“进来。”

刘文在门外就把自己上半身的角度变了，他虽然在心里也是很齿自己的行为，但每当这个时候就是管不住。等走到厂长面前的时候，刘文就和电影里点头哈腰的汉奸没什么区别了。

“厂长，您找我有事啊？”

厂长好像是才发现有个人进来：“哦，你来了，有个事和你说一下，你能出趟差吗？”

“出差？”刘文有些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他看来，拿着公家的钱到处逛，那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好事儿，这样的机会怎么可能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呢？说完那两个字就愣在那里了。

“怎么，有什么困难吗？”厂长问。

“没有，没有，我有嘛困难。”刘文赶紧表态，生怕失去这难得的机会。

“好，那你就和梅花一起去一趟上海，具体的工作郭副厂长会给你说清楚。”厂长说完就继续看报纸去了。刘文站了一下，觉得自己还是该走，就鞠了个躬倒退着出去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刘文的腰板已经变得笔直，他可不想叫同事们看见他刚才的样子。他开始寻思厂长刚说的话：出差去上海，而且是和梅花一起去。刘文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变化，当时他就感觉到心跳加速。

刘文很有一种冲动的感觉，想喊，随便喊些什么都好。他还想跑，或者跳几下。总之就是想发泄一番，可是自己也闹不清楚要发泄什么。其实在若干年前，刘文去过一次上海，他显然不是因为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而激动。

· 期待中的暧昧旅程

想着想着刘文就走到厂门口，他很纳闷怎么就没碰见一个人呢？只好还是去找肖姐白话（聊天的意思）了。肖姐正用电炉子煮方便面，刘文进来吓了她一跳：“哟，你个缺德鬼，怎么进来也不说一声。你说我这要是正换衣服呢，不就麻烦了。”

“肖姐，你大白天换嘛衣服，我这不是有好事找你嘛。”刘文说着坐在椅子上，顺手掏出一根烟点上。

肖姐把煮好的面倒到碗里，然后说：“你找我还有嘛好事儿？说吧，是不是来蹭饭的。我这儿就方便面，想吃我再煮一碗。”

“你快得了吧，你看我像是吃方便面的主儿吗？告诉你吧，我马上就go上海。”刘文深吸了一口烟，吐出了几个不规则的烟圈。

“去上海，干吗去，和谁啊？”肖姐吃着面说。

刘文用鬼祟的眼神看看窗外，然后凑在肖姐耳边说：“梅花。”

“梅花，呵，你小子艳福不浅啊。”肖姐一边吃一边说着。

“嘛话这是？怎么说话呢？要是叫人家梅花听见，我可就说不清楚

了。”其实肖姐这么说，刘文心中还是很受用的。

“你放心吧，听见也就是一乐，你还想和梅花有点儿嘛事儿？想吧你。”肖姐说着，还白了刘文一眼。

刘文觉得也是，心里不由得有些失落。他掐灭烟，站起来说：“你忙吧，我还得去一下郭副厂长那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

郭副厂长把这次出差需要做的事情简单地和刘文说了，去上海的目的就是去结一笔账。前期已经都联系好了，去了就是办个例行的手续，然后把钱带回来。郭副厂长还嘱咐他在路上一定要照顾好梅花，她毕竟是个女的。刘文又是一阵点头哈腰，连说：“好，好。”

按照郭副厂长的交代，刘文给梅花打电话定好出发的时间，然后他就去买火车票。

售票大厅里面是人山人海的，每个窗口前面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刘文最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是排队，但是想到自己刚和梅花大包大揽的话，也只能安心排着。队伍缓慢地向前走着，刘文想抽烟，可是这里禁止吸烟的牌子挂着好几个。正郁闷着呢，口袋里又震动起来，一接是于萍，问他怎么还不回家。刘文说自己后天要去上海，正排队买票呢，一时回不去。

等撂下电话后，刘文心里骂自己，干吗说一时回不去，这不是有意给她提供方便吗？想到这儿他可就排不下去了，想马上回去捉奸。

刘文早就听说过，可以花钱订火车票的，可是他怕厂里不给报销订票费。两张票也要好几十块钱呢，他可舍不得。可是和老婆被别人搞比起来，这几十块也就什么都不算了。

他按照广场上到处贴着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很快就把票订好了，然后乐呵呵地骑车回家。快拐进自己家的胡同的时候，刘文还给于萍打了个电话，他是怕再看见上次在小卖部的情形，所以他就装着问需不需要捎菜回去，于萍没好气地说：“你嘛时候想起买菜来了？”

于萍真是想趁这个时机找彭九的，可是不凑巧彭九正好有事，撂下电话，于萍破口大骂：“以后别他妈的想上老娘的身子，臭男人。”于萍还想找另外一个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过的相好，正想着刘文的电话就打进来，她也就只好作罢。虽然于萍有些失望，但是想到刘文很快就会出差，她还是有些心花怒放。

晚上于萍故作殷勤地和刘文腻乎一阵，刘文也觉得自己快出门了，怎么也要表示表示。转天早晨刘文躺在床上，在于萍的呼噜声中构思着自己

临行要做的事情。取票，然后给梅花打电话，还要去买身像样的衣服。然后还要去理个发，自己的头发已经和鸡窝差不多，这样出去太有损天津人的形象。

于萍的伴奏刚停止，刘文就起床了。洗脸刷牙完毕，给老婆买来煎饼果子他就去取车票了。天气还是那么热，刘文一边蹬车一边抹汗，汗水流进了眼睛里，还挺难受。路边树上的知了还在不停地叫着，叫得让人心烦。但是刘文心里不烦，甚至有些快意不时地涌现在脸上。想到来回都可以和梅花在火车上一起度过十几个小时，还能一起逛逛大上海，他的嘴角就会不经意地上翘。

一进取票的地方，马上就感受到了空调的凉爽。刘文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想让自己多享受享受，这样花的几十块钱也就不那么冤了。从窗口接过车票，刘文仔细看了看，是一个下铺一个中铺。再仔细看的时候，发现车票的价钱不一样，这可就是问题了。他找工作人员想调换成一样，人家说要换只能全换成中铺。刘文又觉得没个下铺很不方便，也就打住了。他想把下铺给梅花，这样也算是听领导话，郭副厂长不是说要自己照顾她吗？再次来到外面，好像温度比刚才又高了，刘文觉得有窒息的征兆，干脆躲在树荫里给梅花打电话，告诉她上车的地点并且定好两个人见面的时间。

· 久违的快感

刘文不想离开树荫，外面的地面被阳光一照，闪着耀眼的光。他四下看了看，发现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发廊，很洁净的玻璃门上写着“干洗、剪发”，另一边还挂着一个小牌子，写着“内有空调”。

刘文明白在这种地方剪头得花不少钱，但是想到一边剪一边冒汗，头发茬子贴在身上的感觉，还是狠狠心进去了。一拉门，一股凉气扑面而来，里面好几个师傅都在忙碌着。刘文就想坐在沙发上等，反正他不着急，回家也是热。刚坐下，一个俊俏的小姑娘过来叫他洗头，刘文没好意思问能不能不洗，他是怕多花一份儿钱。后来寻思既然来了就听人家的

吧，好在自己口袋里有买车票剩下的钱。

刘文终于知道剪头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事儿，自己活了三十几岁却一直在遭罪。等剪完对着镜子一照，他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里面这个人还是自己吗？其实刘文本身就不是很难看的人，只不过由于生活的磨砺和诸多的不顺让他变得有些落魄，也没心情打扮自己。

外面温度并没有降低，但刘文觉得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热了，主要是心里畅快。他顺路去大胡同批发市场买了两件背心和一条裤子，当然这些钱都是他平常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私房钱。本来他也可以找于萍要，但是又怕她嘟囔个没完，心想就当是花钱消灾吧。

到了家，于萍没在，估计是去小卖部了。小屋里闷得难受，刘文就搬个躺椅到胡同里的阴凉处喝茶。不时有人经过那里和他打招呼，他就想方设法把自己要去上海的事情说出来。比如对门的三哥问他晚上吃什么，他回答说不想吃什么，明天去上海，那儿什么好吃的都有；楼后的顺子骑着车路过，问他晚上的球赛几点开始，他说：“明天去上海，没顾上看报纸。”

还有那个在厕所旁边卖煎饼果子的大娘从他身边过，因为是背对着没看见他，他还主动喊住人家说：“明天我出差去上海，不去摊煎饼了。”好像他不去，人家还要特意等着他一样。后来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梅花在火车上，两个人都在下铺。晚上一起躺在铺位上说着话，一直也没有睡觉，说的什么等醒的时候就都忘记了。那感觉确实是不错，还让刘文把自己的手表骂了一通，平常走得贼快，现在看着半天也走不了一个格。

晚上真的有球赛，刘文是个很痴迷的球迷，但是今天说什么也看不下去。一想到和梅花在火车上的情形，他的心跳就加速。于萍回到家，发现刘文没看球也奇怪，怎么这个经常为了看球和自己吵架的家伙今天就不看了呢？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心里这么寻思，嘴上可没说出来。

终于熬到天亮，刘文如释重负般地爬起来。这觉睡的，浑身难受。火车开车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多，所以完全可以好好睡一觉，但是他说什么也睡不着。于萍问他怎么了，他说天儿太热，有些躁。

“对了，你和谁一起出差啊，不会是一个人吧。”其实于萍昨天晚上就想问，但是看着电视睡着了。

“啊，不是，和一个同事，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刘文有些紧张地说。

于萍不知道和刘文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是何方神圣，他在家从来都不说

单位的事儿。所以她有些不死心地问：“男的女的？多大年纪？”

“女的，大概有四十几岁吧，我没问过。”其实梅花才二十几岁，刘文自己也不明白为嘛要说谎。明明是出公差，又不是去和情人私会。

刘文穿好自己精心选好的衣服，把那双已经很久没有穿过的皮鞋也蹬在了脚上。于萍就躺在床上看着他，好像是在欣赏什么表演。表演随着刘文的离开结束，但是另外的一场演出也快开始了。

于萍听着刘文的脚步声远了，远到已经听不见的时候。她迅速抄起手机打电话。她没有找彭九，因为那天彭九叫她很没面子。于萍一共有三个相好的，而其中彭九属于绝对的替补，于萍找他就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另外的两个一个是她小时候住在一起的玩伴，叫夏冬建。还有一个是刘文的同事，叫黄玉斌。

夏冬建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和于萍在一起玩耍，后来大了就很少在一起，再后来夏冬建搬家离开，这一别就是十几年。俗话说得好，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所以这一分离，反而加重了彼此对对方的思念。

一次很偶然的机，两个人在公交车上碰见了。兴奋之余就一起找了个很安静的地方把别后的遭遇互相倾诉了下，这一倾诉就觉得彼此都很渴望一次无奈婚姻之外的放纵。

于萍碰到了烈火，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于萍把夏冬建带回自己家，刘文那天说好在单位加班，其实是和同事看球去了。于萍知道他不会很快回来，所以就放心大胆地把夏冬建勾引到了床上。

久违的快感，让两个人的兴奋劲儿好半天都没有散去。于萍估摸着刘文就要回来了，才恋恋不舍地把夏冬建送走。

· 助人为乐

于萍很清楚地记得，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也就是和刘文正甜蜜的时候，刘文曾经和她开玩笑地说：“以后如果你和我之外的男人亲热，千万不要上咱家的床。”等夏冬建从她身上下来，她心里默默地说：“刘文，我就

在咱的床上和别的男人睡了，你能怎么着呢？”

和黄玉斌的奸情纯属刘文自己引狼入室，黄玉斌在单位就是有名的色鬼，没有哪个不本分的女人没有沾过他的边。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和刘文成了最要好的朋友，背后很多人都议论，是不是刘文也是性情中人，只是不外露罢了。其实刘文和黄玉斌成朋友确实也是有原因的，而且是不可告人的原因。他就爱听黄玉斌讲自己和不同女人的经历，从中他能得到身体上的快感和身心的愉悦。每当黄玉斌故作神秘地把他那些丑事和刘文白话的时候，刘文就会很激动。有时过于兴奋，回家还要换裤衩儿。

黄玉斌要去他家也是很偶然，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黄玉斌说自己最近又泡上了一个小妞，他问刘文有没有兴趣听。刘文对此可是来者不拒，但是他要答应黄玉斌的条件，晚上要请吃饭，边吃边说。

天津人讲究吃，所以无论什么事儿都能和吃联系到一起。早晨在厕所见面都会问：“吃了吗，您了。”所以当黄玉斌要刘文请客的时候，刘文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下班两个人一起走出厂门口，刘文说要回家告诉老婆一声，还要黄玉斌一起去做个证。就这样刘文为黄玉斌和自己老婆当了一回红娘。当黄玉斌看到于萍的眼睛的时候，就知道她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就那暧昧的眼神儿，傻瓜也能看出她是一头恶狼，而且是色胆包天。要不怎么说，苍蝇不叮没缝儿的蛋呢。

没过几天，黄玉斌就趁刘文上班的时候来找于萍。两个人一拍即合，黄玉斌也算帮刘文满足了于萍的需要。在以后两人就是隔三差五地见一回，每次也都是直入主题。

刘文到车站的时候还不到十一点，广场上一片阴凉儿都没有，他只好到商场里面去享受那免费的空调。商场里有很多拿着行李的人，刘文顿时觉得自己的选择还是很明智的。他想给梅花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时候到，但怎么都觉得这样的行为有些暧昧，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正随意溜达着，手机就震动起来，刘文拿出电话一看是梅花。他赶紧按下接听键，里面传来了梅花甜美的声音：“刘师傅，你在哪呢？”

“哦，是梅花啊，我在车站前的商场里呢，你呢？”

“我在广场上呢，你赶紧出来吧。”

刘文的心跳又开始加速，急急火火地从商场里走了出来。

梅花看到刘文的时候眼睛至少保持了一分多钟吃惊的神情：“刘哥，今天你怎么这么精神啊？”

就这一句“刘哥”把刘文老兄叫得心神荡漾：“这叫嘛话，刘哥哪天不精神来着？”

“呵呵，说你呼哧你就喘，臭美吧你。咱找个凉快点儿的地儿吧，我都快烤糊了。”梅花抹着额头上的汗说。

刘文本想带梅花去刚才那家商场，但觉得这样做很不男人。于是说：“咱去对过的肯德基坐会吧，那里一定凉快。”

于萍拨通黄玉斌电话的时候他就在她家附近，他早知道刘文今天出差，所以就想来找于萍开开荤。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很快就睡到了本属于刘文专用的床上。完事儿后，于萍有些意犹未尽地说：“玉斌，今天别走了。”于萍已经提前把刘小贵安排好了，下学直接去姥姥家。

“不走可不行，怎么和我老婆说呀。”黄玉斌面露尴尬地说。

“你就那么怕她呀，靠，要我说你们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于萍说完气愤地把身子转了过去。

黄玉斌的手随意地搭在于萍肥胖的身上，看见她生气了就随意地摸了两把说：“好了，好了，我想办法。”

两个人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黄玉斌笑着说：“这个办法可以评为二十一世纪最有创意的想法。”

他给刘文打电话，叫他给自己的老婆罗小丽打个电话，就说临时决定两个人一起出差。

刘文接电话的时候正在肯德基享受美女陪伴的温馨呢，所以没有多想就拨通了黄夫人的手机。其实黄玉斌的老婆罗小丽巴不得他离家几天呢，她好打麻将，有丈夫在家总是不能尽兴。所以一听到刘文的电话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归高兴，她还得装着有些生气地说：“这个死鬼，怎么自己不说，还麻烦刘哥。”

“他去取票了，你就别客气了，我们这就出发。”刘文是想赶紧撂电话，梅花还眼巴巴地等着他呢。刘文经常做助人为乐的事儿，这次也应该算一回吧。

罗小丽也不想和他多说，但是场面话还是要交代：“那你们就小心点儿吧，现在外面多乱啊。”

“好，好，先这样，我们三天以后就回来。”话音未落，刘文就把电话按了。

梅花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刘文和罗小丽的对话，她的心思早就飞到千里之外的上海了。很多次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大上海迷人的景色，梅花一直

就很向往。这次有机会公款旅游，从知道那天，心里就盼着这天。

今天见到刘文之前，梅花还有些遗憾。遗憾自己的旅伴是一个不修边幅的男人，她并不期望这次出差能有什么暧昧的事儿出现，但哪个女孩儿不希望自己身边的男人英俊潇洒呢，即使只是临时搭配。

待到今天见了刘文，猛然发现原来一直邋邋遢遢的刘师傅也是个很帅气的男人，平时不过是不拘小节。也正是因为有了看法上的改变，电话中的刘师傅在见面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刘哥，同时梅花也开始憧憬和刘哥一起漫步外滩的情景了。

· 貌似情敌

火车上的人不是很多，在刘文和梅花的旁边只有一个铺位上有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想着自己当初说那么多的废话换票，刘文觉得有些不值。

梅花抢着要了中铺，说女的在下面不安全。这句话叫刘文的有些偏差，随之身体产生了一些条件反射，为了掩饰他只好坐下，把刚买的报纸盖在腿上。

梅花把自己的行李放在铺位上，然后就坐到刘文对面空着的下铺上。她突然感觉好像有一双眼睛总盯着自己，尤其是高耸的胸部，被盯得都有一种灼痛的感觉了。她先扫一眼刘文，他正闭目养神呢，根本没看她。抬头再看在自己上边的那个小伙儿，人家正认真地看杂志，看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黄玉斌和于萍几乎一夜没有睡觉，快天亮的时候两个人都累得没心思折腾了，才分别翻身睡觉。一直快到中午，他们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明知道刘文不会回来，两个人还是有些慌张。慌乱中黄玉斌错穿了于萍的内裤，于萍也就将错就错穿上他的。等于萍穿利落，想问外面是谁的时候，敲门声已经停止。推门到外面一看，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到底是谁敲门呢，可能性有很多种。收煤、水、电费的，或是居委会的大娘，甚至可能是敲错了门或是小孩子淘气，但是没有看见你就不能确定，不确定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于萍和黄玉斌